



抗战故事

## 统战尖兵季县长

□彭淮

季恺作为如西县长,不惜钱财,又坚守原则,团结了大量党外人士,又注重培育新生抗日力量,不愧是一名值得后人敬仰的统战尖兵。



1951年,季恺、胡敏夫妇陪同老友顾卫煌(右后一)等人在无锡梅园小罗浮石边。

“如皋县政府的秘书是季恺。县政府建立后,他积极利用关系,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为政府和踞队筹根筹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段赞誉如皋籍老革命季恺(1903—1976)积极投身统战工作的评价,录自《梁灵光回忆录》。梁灵光(1916—2006),福建建春人,1936年参加革命,曾任广东省委书记、暨南大学校长等职。1940年8月,梁灵光任职如皋县长,季恺成为他的秘书。翌年3月,如西县诞生,季恺出任县长。他的任职与事迹,仍与统战工作息息相关。尔时,季恺还未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毅将军举荐他任县长,不少人表示费解:季恺出生大地主家庭,又不是党员,怎么可以任革命政府的县长呢?陈毅对俞璜等人说:“我了解季恺,他对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拥护的,并为党和人民立了很大功劳,这是铁的事实。这个人你们比我更清楚,希望你们实事求是地把季恺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向干部和群众讲清楚,干部和群众一定会也同意我们举荐季恺当县长的意见的。”季恺任职县长,无疑得益于党的统战路线。无论是秘书,还是县长,季恺正如陈毅的肯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如既往地重视统战工作。

## 执行三三制

季恺任职如西县长后,全面贯彻落实苏中区党委指定的“三三制”,紧抓“统战”法宝——共产党员、进步分子(民主党派人

士)、无党派人士共同组建新政府。譬如组建参议会,吸纳大量“党外人士”参政议政。1941年秋,如西县第一届参议会 in 卢港区小朱庄举行,地方贤达、爱国人士朱履先出席会议,季恺作为县长在大会上作了县政府施政报告。从如皋县到如西县,许多知名人士、乡绅纷纷入选参政员。典型一例是宋桂煌先生。宋桂煌(1903—1987),如皋西乡人,翻译家,民进成员,毕业于上海大学英文系,参加过“五卅”运动。他的译著《高尔基小说集》(1928年版)是最早的中文本高尔基著述。《翻译家宋桂煌的人生历程》记载,宋桂煌于1939年回到家乡,在解放区执教,了解季藩、季恺。宋桂煌还当选县参政会议员、卢港区参政会议长,活跃一时。

推行三三制,季恺是有底线的,对于混入革命队伍,违反纪律的“统战人士”,他毫不姑息。吴正模,长庄人,生于地主家庭,苏中民主人士何景平的外甥。他从小识字读书,日后从事教育工作,任云阁小学校长,成为磨头、长庄一带的“地方名流”。新四军东进后,创建苏中根据地,需要基层干部,吴正模投机革命,出任白丁区区长。他却背叛人民,组织绑架勒索,强抢群众64头黄牛,还抓壮丁。有人寄发检举信,季恺看到信后,大为震惊,不因他是何景平外甥网开一面,而是派人明察暗访,凭证据说话,将吴正模逮捕、公审。何景平对于季恺的统一战线思路,也是认可的。他大义灭亲,未向季恺求

情(详见周维卿《何校长大义灭亲》)。

## 兴办小抗大

1940年8月,抗日民主政府——如皋县政府在卢港成立,随后接管励志中学,季恺兼任校务主任,季藩任董事长(《如西中学大事记》)。次年,学校更名如西中学。这所中学在苏中解放区名声很大,赢得“小抗大”的美名。学校团结了众多党内外名人,除去季恺、季藩兄弟,还有黄逸峰(社会科学家)、何景平(“苏中八老”之一)、赵耀如(励志中学创办人)、张朝模(后任职江苏省政协)、汤亚熊(烈士)等。如西中学还培养出院武昌等知名校友。季恺任校务主任,参与校务管理;季藩任董事长,需要筹集办学资金。

兄弟二人齐心办学的模式,不仅仅只局限于如西中学。为了联合抗日,又为抗日培养后继力量,季恺以如西中学为典型,四处兴办基础教育。江安区原有两所小学,教育比较落后。如西县财政困难,季恺动员季藩拿出家产,用于办学:仅在江安区就开设周应、张应等4所完小、20多所初小,聘请公费教师93人。1943年,季恺又积极创办如西县经建实验学校,兼任校长,为解放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 护送大学生

如西位于苏中,地处上海与苏北之间,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德国记者汉斯·希伯

都从此经过,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许许多多青年、大学生,也经此中转,北上抗日根据地。季恺为他们做好后勤保护工作。

东南大学宣传部原部长李承烈、武装部原部长葛伯玄等人回忆,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辛,抗日青年经过如西,季县长总要好好招待他们,请大家吃一顿“宴席”,一盘红烧肉和一些蔬菜。季县长从不参加“宴席”,但会风趣地告知大家:“这一顿你们是客人,下一顿就是自己人了,我们过一样的生活了。”所谓“一样的生活”,就是吃当地的糙儿粥、萝卜干。

季县长爱护青年,名声很大,敌人对他心有余悸。一回,一批爱国青年从长江上岸后,不慎误入敌区。青年们在桥边遇到一股武装人员,即刻表示要见“罗季”,即如西县委书记罗克、县长季恺。敌人竟然不敢抓捕那批青年,而是乖乖地为他们指明方向,告诉他们不可随便开口,直到经过前面大树,再向西进入某某村,才可打听“罗季”的住处。果不其然,那批青年顺利到达解放区。季县长见过他们后,派出侦察兵前往敌区打探缘由,敌人何故大发善心,放过那批青年。敌人表示,季二爹(季恺排行老二)向来不留情面,严惩敌人,投奔季二爹的人,有谁敢惹,否则性命不保。

季恺作为如西县长,不惜钱财,又坚守原则,团结了大量党外人士,又注重培育新生抗日力量,不愧是一名值得后人敬仰的统战尖兵。

## 陈星南致沙元炳的一封信

□赵鹏

编珂里《艺文志》漏收此书,至跋补入,其他脱略,当望公之随手登记,幸甚幸甚。

这一通信中所说的共有四件事,第一件是谈书籍收藏,谓秋季曾寄过一部名为《斋吴集》的书。按“斋”字乃“侨”的异体,信上说的这部书,可能就是指元代郑元佑的著作《侨吴集》。

第二件事说的是为张簪(退庵)七十岁贺寿诗。信中说沙元炳贺寿之作叫《七侑》,查沙氏的《志颐堂诗文集》,所作寿文的题目却为《七劝》。按“侑”字有宴席劝酒之意,与“劝”字用意一致,在这儿同指一文,并不是另外还有一文。作者盛赞沙文高妙,甚至谓乙盦所作者前紧后松,实不堪相比。乙盦即沈曾植,他作的《张退庵观察七秩寿序》,我见过一个残本,所存者恰是那个被称为“老而荒”的后半部分。信作者自谓为此也写过一首七言长歌。初见此

语,我曾怀疑作者是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李拔可(宣龛),因为李氏确实写过一首《赠退庵世丈七十生日》的七言律诗。不过往下读到第三件事时,就把这个怀疑给否决了,并且重新判断本信的作者,应是寓居东台的丹徒学者陈星南(寿祺)。

第三件事说自己正开始着手编录图书馆的书目,并拟编成后将清写稿送上求正。信中虽没有讲是哪儿的图书馆,但以其所知,已能断定就是南通图书馆。当年张簪在南通创办图书馆,因知老友沙元炳富藏书,且精于版本之学,曾聘请他为名誉馆长。那时图书馆的主任为昆山诗人张景云(庸),是该馆的实际负责人。民国八年张景云病逝后,主任之职一度由女师校长方还兼任,不久即改聘陈星南担任。张簪七十岁生日为民国九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其时图书馆的主任正是陈星南。陈星南与沙元炳早有交

往,他为图书馆编制书目,并希望得到沙氏的指正,也符合两人的身份和职责。陈星南在信中说自己写贺寿诗“寄通”,又称自己“前自通归”云云,由此更可知这信写于民国九年的冬季,而地点当在他的东台寓所。

信中所说第四件事,与编辑民国《如皋县志》有关,是说《昭代丛书》里有冒辟疆的著作,而自己为县志所编的《艺文志》失收了。《昭代丛书》为张潮所编,其中收有冒辟疆所著《影梅庵忆语》及《芥茶汇钞》《宣炉歌注》《兰言》共四种,信稿于失收著作的名称用○为代,说明一时记不清书名,因此不能知晓究竟漏收的是什么书。这民国《如皋县志》是沙元炳组织编纂的,而《艺文志》部分恰恰出自陈星南之手,由此更能确认此信的作者就是陈星南了。

把一通没名目的信稿看懂弄通,甚至考定出作者与写信时间,无疑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当然也愿意把这份快乐和大家分享。

## 织苦子

□何台

在红柴草的棍上。毛竹片嵌进后,用刀子将毛竹片劈开,将细麻绳嵌在劈开的毛竹片上。织苦子时,先将稻草蘸点水,然后取五六根稻草,将根部码齐。稻草紧贴在细麻绳上,用左右手带住麻绳同时编织。从稻草根部到第一根麻绳的距离为5—6厘米,到第二根麻绳的距离为30厘米左右,到第三根麻绳的距离为50厘米上下。稻草的高度就是苦子的高度。一条苦子的总长度在30米左右(生产队有统一规定,假如织短了,工分额度相应打折)。一条苦子约记60工分(即算着6个工日)。生产队时期,海安东乡每个工日的价格0.5—0.6元,即织一条苦子的工价为3元多钱。

苦子主要是在室外遮盖粮食用的。下雨天,粮食晒在外面,容易被雨水淋湿,故在下雨前,要立即将粮食堆积起来,用苦子遮盖。天气好了,要将粮食进行翻晒,而此时苦子潮湿,也要及时晒干,否则稻草织物容易腐烂。冬天,苦子统一收到仓库保管,要搁在离地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不能直接放在地上,以免受潮易损。这些是生产队保管员应有的责任。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不少农户家门口做了晒场,家庭条件改善后,晒场都做成了水泥场,粮食晒在家门口,三四个大热天就晒干了。即使遇到下雨天,也可立即收到家中,苦子也就派不上用场了。现在很难看到老式苦子了。

## 史海回眸

## 不贴春联之习俗

□何美红

自古以来,民间有“不贴春联不过年”的说法,可见人们对春联(包括门神或年画,下同)的重视和喜爱。辞旧迎新之际,家家户户门柱之上咸糊以春联、门神(年画),五彩缤纷,千姿百态,可谓万象皆新,生动和优美了新春佳节“年”的气氛。

贴春联早已成为过年的标志,在传统社会里,过年不贴春联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在春节习俗中,也有“不贴春联”的例外存在。除了个别少数民族因为自己独有的春节而不贴春联,包括南通在内的汉族地区,普遍有家人去世须“服孝三年”的旧俗,要求孝子不能穿红戴绿、唱歌、弹曲、参加社会娱乐活动,不贴春联,不办婚丧喜事,而士子不应试,官员不莅任,谓之“丁忧”。进入民国后,此制被废止,但在三年服孝期内,民间仍遵从 not 贴春联的古制,直到行“脱服礼”后才换上红对联。另据介绍,通北乡间同时存在服孝期间贴黄纸春联的情况,这一习俗是否与不贴红纸春联同源,暂不得而知,或许也是民国时期移风易俗的结果吧?

当然,作为循环方式,这两种有关春联的习俗,表达的都是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也是传承孝道的一种方式。但随着近年来本地民众主动改革丧俗,以致服孝期大幅缩短甚至归零,于是,“三年服孝,不贴春联”的旧俗,便只有部分农村地区还继续存在着了。

除此以外,南通地区则有部分民众一直遵循着过年不贴春联的惯例,其中以地处启东、海门及通州区、南通开发区一带的沙地人(启海人)为主。询其原因,莫衷一是,尚待进一步考证。而另有一个很小的群体也有这个习俗。羌姓为较罕见的姓氏之一,南通羌姓多居于城北一带。据了解,南通羌姓有两支,其堂号一支为“西戎”,一支为“世德”。颇为有趣的是,其中的“西戎堂”羌姓人家每年春节都不贴春联、年画。据其代代相传的说法是:迁通始祖当年移居到这片土地时,已快要过年了,待稍作安顿再去购买对子(即春联)时,却被告知已经卖完。由于在这里的第一个春节没能贴上春联,此后也就索性不贴了。如此旧习沿沿,传承至今,从无改变,也一直没能再与周围人的年俗合流,竟成了颇为奇特的一道本地民俗。

## 1949年的南通春节

□程太和

75年前的春节,也就是1949年的春节是公历1月29日。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五),南通城一位文具用品商店的店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是正月初五,财神日,早晨开门第一件事是敬财神……今天店里的生意特好,有几位解放军战士来买账簿、彩纸、笔墨等文具,均彬彬有礼,按价付款,还留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单。傍晚,老板来我家探亲,欲将其女儿小翠嫁给我,以报答我多年勤勉及劝其留南通之功,家父备酒相待,其乐融融……”一个文具店店员的描述,让我们窥见75年前春节的一幕。对这位小店员而言,祖国新生、通城解放、婚事临近,可谓“三喜临门”,好事连连,怎一个“喜”字了得!

1949年元旦后,盐城、泰州、东台等地相继解放。1月20日(农历腊月廿二),海安全境解放。据海安杨南老先生回忆:1月20日上午8时左右,盘踞在海安的国民党军21师434团2营、国民党国防部炮兵第5团及海北、隆政、胡集、立发、南屏、南洋、树人、葛桥乡的地主还乡团和跟随逃亡的家属900余人,用军布篷小汽车8辆、军用车12辆,从海安逃往如皋。是日下午,中共海安县委、海安县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海安大队以及县委县政府各办事部门,由县委书记朱剑明、副书记戴盟、县长邢白等同志率领从于家庄进驻海安镇。

就在海安解放后的第8天,即1月27日(农历腊月廿九),驻如皋国民党军21师433团和国民党如皋地方党政人员以及从海安撤退到如皋的国民党地方党政人员撤往南通。次日,丁堰、林梓、白蒲国民党军亦撤往南通。1月28日(农历大年三十)如皋全境解放。2月1日(农历正月初四),如城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苏皖一专区副专员蔡美江兼任主任,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周泽兼任副主任,张继中、朱光、王遐松任委员。

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驻南通城区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员撤至长江边,夺舟渡江南逃。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五)上午8时,解放军华中九分区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由东门吊桥进入南通城,沿街居民夹道欢迎。九分区副司令员彭寿生率警卫排登上钟楼,将红旗升上钟楼顶端的旗杆上,南通城宣告解放。是日,华中行政办事处划南通城厢、唐家闸、天生港、陆洪润、狼山一带地区建南通市,隶属九专署领导,南通市地域面积120.65平方公里,人口15.82万人。2月3日(农历正月初六),南通市人民政府成立,叶胥朝任市长。市政府驻建设路1号。在区域范围内设6个镇、1个办事处,在郊区设两个区的行政机构。2月4日(农历正月初七),市政府发布秘字第一号布告,宣布华中行政办事处划定的南通市区域范围及委任的市长、副市长令。叶胥朝任市长,邹强任副市长。

这就是75年前春节的一幕。新春带来了新气象,新春带来了新面貌。

##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历史人物

近时看到一页信稿,由于是信的底稿,上面没有署作者的名字,而收信者则写着“馮髯先生”。我知道“馮髯”是如皋沙元炳的别号,至于信中所说的事,经过考察,又多半能懂,故乐意为此作一些解说。先将信稿的全文录于下:

馮髯先生:秋间奉奉《斋吴集》四册,想当经眼。近于书籍金石曾有所获否,甚愿闻之也。寿退庵《七侑》,补茂洲雅,三复钦迟。乙盦之作,起笔强振,入后平衍,殆所谓老而荒耶?持比高文,则愈形怯弱,用是益叹公为不可及也。仆亦尝为七言长歌寄通,公见之否?当属稿时即不自愜,知难免貽笑方雅矣。仆前自通归,人事纠纷,疏懒益甚。《图书馆书目》,上月开始编录,甫成一册,约计年内可得三卷,明春总期告成。他日当逄写净本,就公鉴教,以冀匡所不逮耳。《昭代丛书》中有巢民先生○○○○,前



传家宝

铁树本是南方的植物,现在我们南通地区也长得比较多。由于铁树喜温,故冬天要用布袋等物件予以包扎。在众多的包扎物中,我以为稻草扎的苦子是最好的包扎物,一是保暖,二是透气。“数九”之前,我从老家带了一捆稻草,织了两条很短的苦子,把铁树包得严严实实,邻居们看了,都啧啧称赞。

我对织苦子是有感情的,十岁左右就学会了织苦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个生产队队场上都可看到竹箩、翻扒、摺子、苦子等物件。摺子是仓库里用来囤粮的,苦子是室外用来遮盖粮食的。织苦子不复杂,要的是细工。农闲季节,生产队将黄麻以及比

较整齐的稻草分给男劳力,男人们就准备在家里织苦子了。

织苦子分两步。搓绳,就是先将黄麻划成细丝儿,再用黄麻丝儿搓细麻绳。织苦子的绳儿要细,否则既浪费黄麻,织出来的苦子也比较松。过去,生产队开会,好多男人都带着黄麻丝儿,开会时,一边听队长、会计或学习辅导员读报纸、讲形势、安排农事,一边搓绳。耳朵、眼睛、手,没有一个器官闲着。搓好细麻绳后,将麻绳绕成椭圆形的“细球儿”。织苦子要用整齐的稻草。织苦子前,先用红柴草扎一根手臂粗的棍儿,棍儿外面用单股绳索缠紧,棍儿固定在长板凳上。再用三片毛竹片嵌